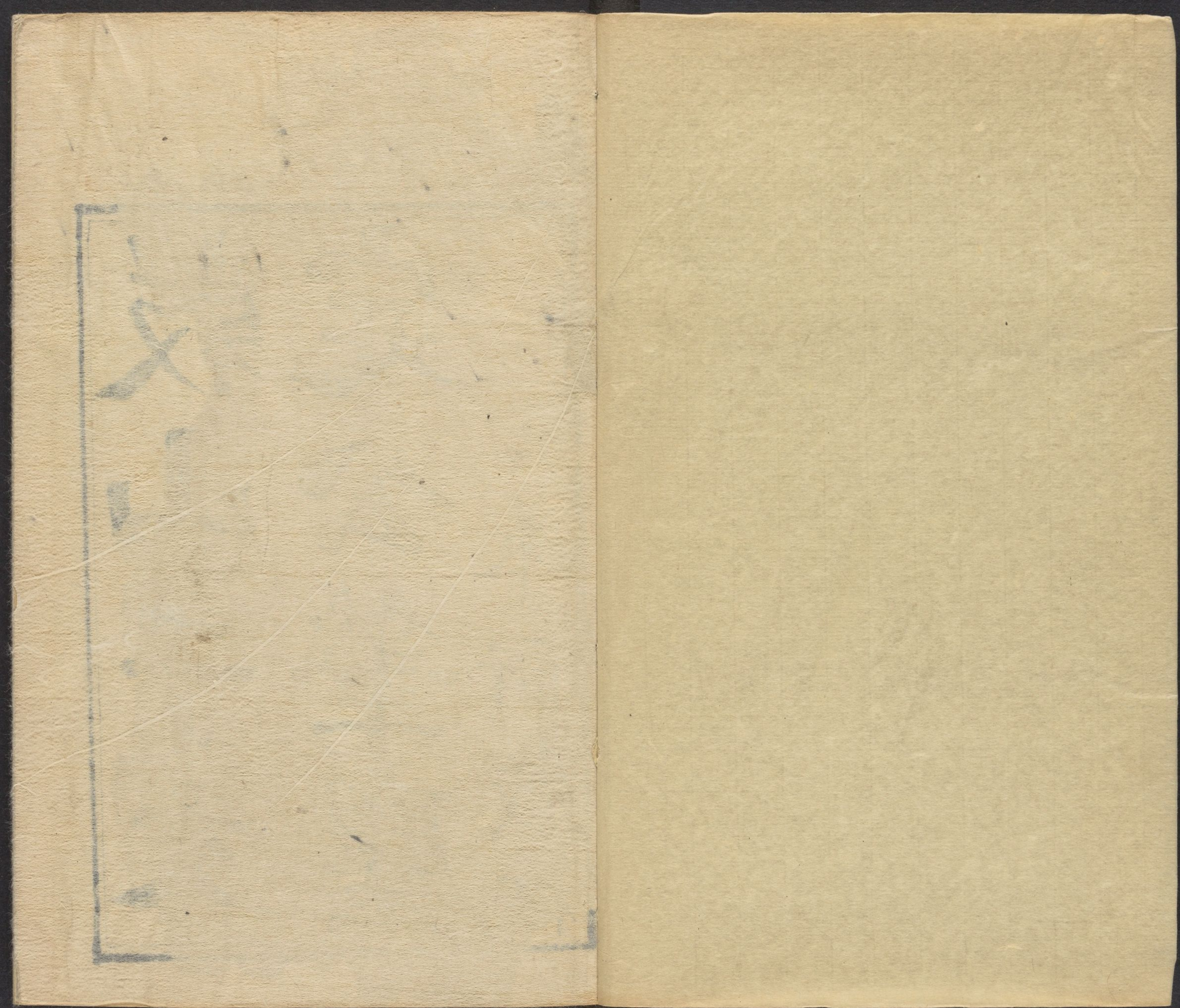


T 9153/149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穀山于文
定公筆塵

本衙藏板

華... 題...
余... 年...
詞... 林...
美... 時...
表... 揚...
...

筆塵題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余幸以年家子事先生於
詞林為後進辱先生不鄙
夷時相過從與之談論今
名揚於久藝余聆其言若
驚河漢躡其識如陟泰岱而

聖吳門世言新都博而不核
弇州核而不精博而核；而
精余於先生見之矣比歸卧
東山益得以其閑討探當
世得失之故於是旁搜博
採屬詞比事史摘漫錄筆

塵次第而成書室歲余赴
召約先生晤別於歲夜語良
洽因手筆塵藁以示余余受
而北征輅焉舟焉而藁俱焉
展之則朝家之典章人物
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

以至財賦阨塞之區耳目覩
聞之概緘悉具備而又綜二
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
折衝於寸管總經緯於毫
端信徑國之大業寧尾之磨
磨資清暇之談柄已乎乃

若璪夢褚篇終寄遠而切
劘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
於座側者余每恨曩侍先
生日猶未能少盡先生之
奧今幸於此而復覩一班也
既卒業爰綴其券以服膺

者如此以復於先生且有請
曰蒲輪且至執斗魁而不妨
揮塵惟先生饒為之余謹辟
咄以俟

年家子北海馮琦書



筆塵目錄

卷之一

制典上 制典下

卷之二

紀述一 紀述二

卷之三

迎鑾

藩封

恩澤

國體

卷之四

相鑒

卷之五

臣品

卷之六

勲戚

閹伶

卷之七

經子

典籍

卷之八

詩文

選舉

卷之九

官制

月俸

卷之十

謹禮

建言

明刑

卷之十一

籌邊

卷之十二

形勢

賦幣

卷之十三

儀音

冠服

稱謂

卷之十四

雜解

雜考

卷之十五

雜記一

雜記二

雜記三

雜記四

雜聞

卷之十六

雜說

璣言

論略

夢語

卷之十七

釋道

卷之十八

夷考

吾

師文定于公有穀城全集及讀史漫錄行世小

子寵間嘗少効編次之役矣第恨史錄坊刻

謬付傭書罔識校讐猶仍魚魯意甚嘆焉茲

歲公車報罷適公子中翰君緯奉使東還與

之昕夕聯舟因復出

師所為筆塵手藁視寵潛然卒業慨慕彌深大

都錯綜今昔揮霍見聞無論國故典章觀若
懸象即間雜齊諧亦屬勸百此其意指所嚮
則略與史錄同而墻籬載筆有觸輒書標置
未遑良亦有待也寵竊寅緣緒言紬繹條貫
敬釐為卷者十有八為類者三十有五實不
能贅乎一詞亦匪敢秘其鴻寶編摩既竣用
歸其副於中翰君蘭臺石室不可無此一編
知非獨王謝家物耳

萬曆癸丑秋七月既望福唐門人郭應寵薰

沐勒於黃石山堂

穀山筆塵卷之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
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
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
謂之閣由正衙喚仗由閣門而進百官隨而入

見謂之入閣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御便殿也 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參而不引見奏事每日御門視事百官常服朝參諸司奏事蓋以朔望御殿備朝賀之禮而以日朝御門為奏對之便較之唐制善矣

國初設官以品秩為上下當時朝儀想亦專敘品級不分散要 世宗自甲午以後凡三十餘年不視常朝即歲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而日朝之典遂至無一人記憶 穆考登極始復常

朝鴻臚搜求故實多所散失不知於 世廟初年合否以予所見班行其東西分立則勳臣在西上東面不與百官齒左班面西侍立一品二品為第一行三品次之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為第三官坊五品六品次之為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為第五兩房中書次之為第六此為一段其下則六科為第一吏部第二中書舍人第三此為一段其下則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級官制紊不可紀矣右班面東

侍則錦衣在前五軍都督府次之其後七十二衛指揮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藍纓往徃而是叩頭禮畢則左班內閣右班錦衣俱由至陛升立金臺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東西向御史立於甬道左右址向其址面行禮班次則公侯駙馬伯列三班於前去文武階次稍遠其下則文武兩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為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則六部郎官

亦頗紊亂其同班敘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官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官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講讀學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讓僉都少詹光學士在僉都之上至於六部郎官徃時或敘衙門一吏二禮其下則戶兵等部故有主事立於郎中之上者其後戶部主事賀邦泰者以禮部在其上嘗上疏爭之有詔六部郎中並列負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為敘然熟視諸曹與吏部齒者咸跋跋

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當以都督為先自世廟以來錦衣權重又陸朱諸公皆三公重銜官在都督之上故立於首若與內閣相視者而都督以其貴寵不敢與亢故也萬曆戊寅朱太傅已沒掌錦衣者俱都指揮等官相沿舊規仍立前列其後遂有爭議部中以錦衣貴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後稍上鳴鞭行禮畢則錦衣升立金臺都督方為首行矣此遷就之方非正也禮

古時五等之爵原有等級如唐爵國公一品郡縣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畧倣其制惟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與文武齒矣

大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跪惟法從不然今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書侍郎公侯勳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內閣六卿二品避內閣亞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與公侯抗禮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諫議與六卿抗

抑亦過矣會典所載直為不與同品者比非欲
以新進書生與朝廷老臣分廷而坐也近世風
俗大壞人心不古大臣持祿固位折節於臺諫
臺諫怙權恃力抗顏於大臣安所得廉遠堂高
之義哉若大臣不愛官爵即自重不為抗臺諫
不畏強禦即守禮不為誡柰何其不然也

國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參稽多所
謬誤徃在部中見一二事可笑如金山列廟
祀嬪歲有遣祀其諭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

於先朝所命叙其奉供之勞此易世即當更
者又或僅隔一朝猶稱庶母皆當時之稱謂也
今已累歷朝數矣以倫輩推之皆在高曾以上
而猶用舊文此何理也又國初仁宣以來
為天潢長支其視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
王書有叔無伯其視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
書有弟無兄此自當日倫叙言之爾今歷數世
長幼之倫互有上下而賜書之文猶用舊稿至
有以伯為叔以兄為弟又何禮也兩房中書惟

據舊稿抄謄不核世次諸公以為故事不甚咨
省故訛謬至此爾南京太廟已不設主惟
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仁孝皇后配享此亦
一大謬也

昔顏魯公請定唐列聖之謚以為周之文武稱
文不稱武稱武不稱文蓋舉其至者故也今列
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
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議者皆以為然或謂
陵廟木主玉冊皆已刊勒不可輕改其事遂寢
不知陵廟所刻乃初謚也人臣當國家制度苦
於不能深考為識者所譏此其證矣魯公議謚
號最為有見然當時尊號徽稱至十餘字何不
並議更之夫無上之尊近於無名即謚止一字
不為貶損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即稱名稍溢
亦不為過柰何身臨宸極臨制萬方而徽號尊
稱重累不已益無謂矣本朝廟號多至十六
字比之唐宋尤為過溢惟年號不更及主上
臨御不上尊號此唐宋所不及也然聖母徽

稱累至數字亦覺太溢此與人主尊號何異尊
養之至亦豈在彌又繁稱哉

本朝謚法亦有參差 廟號十六字而親王謚
止一字此以多為貴也親王一字而郡王大臣
二字此則以少為貴也後 世廟時謚真人為
四字則又以多為貴矣

宋高宗山陵朝議以世祖為號尤衰駁之謂光
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稱祖
無嫌太上中興實繼徽宗正統以子代父非光
武比乃稱高宗以子繼父不當稱祖誠萬世斷
案而嘉靖上 成祖廟號無以是告者豈未深
考與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諸陵又
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宮觀天下諸司亦於國忌
行香至宋猶有宮觀行香之禮外州不同也漢
唐以來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
奉朝夕具盥櫛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聞有
此 本朝國忌上陵及 內殿有祭無行香宮

觀之禮 諸陵惟中官灑掃不遣宮女皆前代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樂設不作回鑾乃奏鼓吹初不解其故及讀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鑾輿始出鼓吹後而不作還宮乃如常儀方知 駕出不奏鼓吹蓋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費至巨萬每以國用不充曠而不舉此未達繭粟陶匏之義也唐每郊祀啓南門灑其樞用脂百斛即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都城南門亦閉不開惟 郊祀 駕出方啓不過數軍士推轉之耳何至用脂數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間勲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勢使然頽於國家有益觀漢宣帝許后起微時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輿駕侍從日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女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上縱志奢華無所恡惜人主又從而悅之竒技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散矣閭閻子女平生所見

固少奢麗之觀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駭思若
不敢當其於服食器用必有愛惜不至暴殄且
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說使九重
之上知閭閻情苦勝於箴誦訓諫當萬萬也
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皆不答至德宗始
從禮官言公主拜見舅姑兄姊舅姑坐受兄姊
立受如家人禮此可為後世法矣 本朝公主
出府儀注三日拜見舅姑公主東向舅姑西向
立受二拜較之唐制已為不同然尊卑之分猶
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儀不而王府郡縣主君
出嫁民間乃或持居尊之體與舅姑抗此不知
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規制大畧相倣自漢以來奏事得請輒報
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詔書畫諾唐時畫聞即
今之知道也其稱奉 聖旨則自宋然矣

唐時廢置州縣除免官爵中書為發日勅請御

畫而行想即所請制日也今制 誥命惟書成
進覽用寶而行不請御畫也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燃燭高駢
子使人給畢師鐸曰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
時臣下奏對謂之從容機密以文書謂之委曲此
虛字實用也唐時臣下取旨謂之候進止宋時
臣下取旨謂之伏候指揮 本朝謂之請 旨
定奪此實字改用也

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君下臣則用朱書御札
今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準字即準也自唐以來皆
用準字至寇準為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字至
今不改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所撰乾封以後始召文

三元萬頃范履冰等待詔北門謂之北門學士

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於銀臺門內以處藝能

技術之士又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荅應

和文學又以詔書文誥悉由中書多致壅滯始

選朝官有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
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
林之南俾專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深謀密
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
者一人為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貞元以後為
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時始末也宋時以中書
舍人掌內制翰林學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鎖院
撰草有所不合貼黃執奏而宰相之選多在其
中至於醫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時翰林大畧
也今之內閣即承旨兩制之遺而權任過之學
士以下講讀撰述分領藝文之事若漢之承明
金馬而書畫技術之流分置兩殿視宋之制為
盡善也

唐之選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可否以制勅行
之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奏擬詔於告身上畫聞
而無所可否其後宰相權日起拾補以下皆不
由吏部非正法也 本朝卿貳開府五軍都督
及各邊大將吏兵二部會九卿推補方面及將

領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 詔用其一守令以下則徑擬一人 詔旨報可無所可否矣法與唐畧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與會議無所從違視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漢晉以來朝官乘車猶有古制唐將相王公皆乘馬至元和中宰相張弘靖出為幽州節度雍容驕貴肩輿造太極殿 又昭宗討李茂貞長安市邀宰相肩輿訴其無罪 即此數事唐已有肩輿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馬三品以上方用絨座以別等威及建炎南遷以江南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檐子亦有輿之制也承平日久漸習安佚自古然矣 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三品文臣例許用轎勲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他不許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樞密皆襖衿侍從僖宗之世始具襪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園丘又命以冕服劔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馬周上言

筆塵 卷之一
請加襴紬標襪為士人上服開袴者為缺袴衫
庶人服之想即所謂襪衫也衣裙分謂之襪如
今邊將箭衣之製袍施橫幅於下謂之襴今之
襴衫 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麟玉
為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襪衫之遺
也惟司禮之長遣祭中霤則有祭服其徒多圖
之畫像以為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誓御自
昔然矣

唐宋宰相執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
節度使受命出節撤閣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
其重如此 本朝自永宣以後大小除拜止於
題疏報可不給誥勅即內閣六卿亦止片紙書
名傳宣所司邊鎮大將捧 制勅而出如遣一
使視古宣麻推轂之禮抑何遠也

唐制拜官之日即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紬
價錢方請書給即今之 誥勅也宋制亦然每
至宣麻誕告鎖院演綸詞頭已下外人未知其
密且重如此

年唐 卷之十一 三
國初拜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升遷止奉
成命吏部備云旨意移以咨劄以為憑據至考
滿 覃恩方給誥勅以獎其成是虛者反重實
者反輕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為重輕而
不知大體故訓詞累牘之褒視如文具而批答
一言之報寵若丘山非累牘輕而片言重也勸
戒者虛而黜陟者實爾夫君父之命如綸如綍
恩則雨露威則風霆柰何以進用為榮而因以
重其言以獎成為虛而因以輕其典耶人心世
道此足以觀矣

唐時致仕官朝參之班在本品見任之上此意
甚雅至宋時大臣雖隆貴顯赫其考終書銜以
有致仕為榮故當時致仕大臣相知為詩賀其
重如此 本朝致仕官居鄉禮體與見任同而
無朝請之文然猶有古意也乃邇來世俗薄惡
日趨頹敝大臣懸車至不見禮於小吏而士大
夫貪逐名寵徃徃以致仕為諱而有得罪去者
輒曹聚而唁之何論賀矣嗟夫此所關係甚大

非淺見者所知即語之亦不解也

唐莊宗時吳越求以金印玉冊封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曲從鏐請予之今制兩宮徽號用玉冊親王金冊郡王鍍金銀冊印如其冊而國王之號亦惟此施於四夷宇內不封也

宋理宗諭群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小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與本朝制度大畧相

同總之承平之體相襲而然首北開創之規也

元時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可見起居之廢肇自勝國上下之阻隔久矣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今實錄規格不甚相遠以此知本朝實錄乃國初館閣諸公沿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三良可慨也

元至中葉經筵之制大備以勳舊大臣知經筵次至同知講讀以下大畧如今日之法宋時所

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學士曹元等纂輯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頒行天下天曆元年又命儒臣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名曰經世大典即今會典體也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思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忍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矣

穀山筆塵卷之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紀述一

純皇之誕 孝廟也時萬貴妃寵冠后廷宮中有孕者百方墮之 孝穆太后舊為宮人入侍已而有孕貴妃使醫墮之竟不能下乃潛育之西宮報曰已墮 上不知也一日 上坐內殿

咄嗟自嘆一內使跪問故上曰汝不見百官
奏耶小內使應曰萬歲已有皇子第不知耳

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於是太監懷
恩頓首曰內使言是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
歲匿不敢聞上即敕百官語狀明日廷臣吉
服入賀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宣詔孝穆抱

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兒見黃袍有鬚者
即而父也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奉
天門下上抱置之膝皇子輒抱上頸呼

曰爹爹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孝肅
居仁壽宮恐皇子為貴妃所傷乃語上曰
以兒付我皇子遂居東朝自是諸宮報生

皇子者相繼矣一日上出貴妃召太子食
孝肅謂太子曰兒去母食也太子至中宮

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
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
以致成疾初孝穆為宮人時有宮人當直宿
者病而強孝穆代之遂有孕云孝廟既生

頂上有數寸許無髮蓋藥所中也傳云 太子
近入東朝貴妃使使賜 孝穆死或曰 孝穆

自縊萬曆甲戌一老中官為予道說如此

世廟晚年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 穆考在

濟邸朝夕危懼 今上誕生不敢奏聞至兩月

間不敢剪髮一日有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

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栗莫知所為太監黃錦熟

念無可為策一日伺 上色喜即命宮女中官

於殿廷欄楯所至皆置樽俎 上問何故黃即

伏奏 皇上有喜 上曰何喜黃曰 上自思

之 上遲迴曰念惟生一孫差可喜身黃即呼

宮女中官頓首呼萬歲於是禮官始敢以 皇

孫聞也

世廟久在西內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

左右貴璫輪直供應取其精潔便適也諸璫以

此市寵務為豐華 穆廟以來相沿為例已而

賜予日減諸璫匱竭而供膳之費不減舊時無

論其他即司禮之長日役內使百餘以供厨傳

筆塵 卷之二 三
所費可知也諸璫力不能供無以為資徃徃請
托諸司以佐其費蠹政之源亦有在焉嘗謂此
事極為不雅以萬乘之主王食萬國而受左右
私養是何體統及考唐玄宗時諸貴戚以進食
相尚每進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迺
知此風自古已然彼或偶一進獻非以為常故
能極其侈靡若此明皇荒侈之時何所不至豈
聖世所宜有哉

一日後二三同列入觀西苑見空地柱礎臺階
皆為瓦礫問之則隆慶改元將 世廟所建離
宮大半拆毀故也予怛然傷之以為當時忝國
之臣輕損舊迹非臣子之義及讀南宋史孝武
奢慾無度大營宮室及帝殂執政者即罷南北
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復元嘉之舊
尚書蔡興宗以為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
始終三年無改古道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
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
禪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嗟嗟興

宗數語可謂知大義矣大臣不明忠孝大義本
諸人情協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慧牢籠天下
徃徃為有識者所窺竟亦莫之悟也若此而高
談學術自附聖賢作用寧能使天下無識微之
士耶

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銷滅
匡救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
禍於未然各隨首阿從以求容媚及宴駕之後
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然之事訂揚幽

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
之弊隆慶中閣學新鄭高公拱正王金之獄其
議與此暗合雖其指在於矛盾華亭加以大罪
而其言則大體所關不可易也然趙氏絕成帝
之祀方士損世廟之名於法又不可不誅若
直為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之可諱而不
敢發有甚於此者矣

嘉靖末年文學侍從諸臣多以撰述玄文入直
西苑恩禮優越百僚莫望焉隆慶以來主上

常御講筵詞林諸臣橫經入說亦荷殊恩歲時賜賚從閣臣之後回視西苑之遇雖不如其烜赫然於儒臣之體則不失賢者所樂從也予在禮曹中州郭文康公朴曾有一書稱公等遭遇聖明荷恩以正蓋自嘆當年西苑之事出於不得已而有慕於後進云

穆考在位六年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食驢腸左右請宣索上曰此宣一出大官將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又東宮嘗欲燄市

錫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於市不時索進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銀二三錢可買許多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即買兩盒以入上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即甚愛幸不賜金帛在玄武門較射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儉如此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我朝孝肅以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徽號二字隆慶壬申上冲年即位議兩宮尊號

召輔臣張居正等於平臺 面諭欲於 皇貴

妃尊號多加二字蓋反欲尊 慈寧也 面諭

之明日東閣會揖江陵謂禮部曰故事 中宮

當加二字既同為 太后多二字何用時豫章

王希烈為禮侍署篆即應曰 諾於是 兩宮並

尊 慈寧即不加多亦不減 一字矣是時 皇

上聖冲虛心以聽輔臣肯力 爭一言引古曲諭

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 內旨使 祖宗舊法

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 年大禮之議至於

發言盈廷死者接踵茲乃至 兩宮之禮無一

人片語者可見士氣人心口以委靡事若不急

所關甚大

萬曆甲戌五月 穆考祔 太廟一日東閣會

揖相君謂少宗伯汪公鏜曰祔廟 新主當從

左門入以 高廟在上故汪曰故事當從中門

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

俯曰唯萬曆初年議禮論政之體皆倣此

上即位時方十歲以英明聞宮中謂之 小世

宗一日 穆廟恭妃院遣一內使持金茶壺
 闖出禁門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奏 上曰此器
 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闖出 詔旨內使三
 十乃使使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
 先帝所賜器不可出也

上初即位宮中內宴 仁聖上座 慈聖猶在
 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乃並坐云 國朝家
 法極嚴 上詣 兩宮朝皆設席座前起居叩
 頭跪而受茶迄不敢坐即時內宴上座 上坐

東閣 中宮坐 西閣每一奏酒 上自執爵
 中宮持樽長跪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
 出以至九奏傳 兩宮起 上與中宮仍跪請
 留已乃設小座於閣內 兩宮 帝后同座行
 爵無筭始為家人語蓋大宴 帝后不坐也宮
 中內宴謂之上 座先期有奏書宴有致語皆詞
 林撰進

丁巳 上一日 御講畢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
 盛開侍 母后 買宴甚歡蓋指 慈寧宮也輔

臣奏曰 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 上念之
上起還宮以白 慈聖即自駕往迎 仁聖
過大內賞花母 十傳觴而飲

上一日御文華殿語輔臣曰 先帝雅好珠玉
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居正
等奏 聖諭甚 吾弟恐有妃后時不免要用
上曰亦不用也 聖齡十有一歲

經筵進講在文華前殿日講在殿後穿廊正字
在後殿東閣設一幄次又東一室乃 上所遊

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窓下一几几上設
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盆中養小金魚寸許
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
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彥章名楮皆折簡一
如士人所用其朴如此

江陵相君柄政 上眷顧殊絕古今無兩每日
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午漏相君以侍書入
仁文華後殿東偏張一小幄相君司禮侍立造
膝密語於此見之 上願相君有所欲語正字

即却走出殿門少刻聞語止乃入一日江陵在
直廬感病 上御文華後閣親調椒湯使使賜
之又盛暑御講 上先就相君立處令內使搖
扇殿角試其涼暄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
上恐相君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中官旁侍竊搖扇 上忽目之
還宮召而杖之曰諸先生在旁見爾搖扇以為
我無家法也爾不畏諸先生見耶

慈聖內教極嚴 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
跪面數之每 御講 筵入常戲作講臣進退之
禮進講 太后前以 驗其記否當朝日五更至

上寢所呼曰 帝起今日早朝即呼左右掖
坐亟取水為 上沃 面挈之登車以出故 上
宮中起居罔有不欽 而一二大璫奉 太后懿
旨左右夾持時至過 當比 上春秋稍長積有
所不堪而難於發也

上初登極或時與宮中小內使戲見馮璫保入
即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小內使侍 上遊戲

筆塵 卷之二
者馮璫常陰罪之故宮中皆嚴馮璫璫亦稍專橫即上有所責罰非出馮口毋敢行者及上稍長積不能平而左右一二親昵稍稍以馮璫罪狀聞上以太后故不敢發然心恨之云一日上戲以所御扇藏殿中隱處戒左右毋泄而令馮璫求扇馮流汗四馳求之不得以是為劇又一日見馮璫衣大紅色甚鮮問曰何處得此方食蜜飴即以賜馮親為納之袖中油盡汚乃止馮退而泣

紀述二

上初即位好為大書內使環立求書者常數十紙而外廷臣僚得受賜者惟內閣講臣數人而已所賜江陵如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維麴蘖汝作鹽梅宅揆保衡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不可數計字畫道勁鸞迴鳳舞濡毫揮洒頃刻而成時聖齡十餘歲矣一日謂相君曰朕欲為先生書太岳二字相君曰主臣不敢上乃甲戌四月內賜輔臣江陵張公居正宅揆保衡

四字桂林呂公調陽同心夾輔四字六卿正已
卒屬各一講臣六人責難陳善各一時行尚未
與講六人者學士丁公士美宮坊何公洛人陳
公經邦許公國學士申公時行及翰撰王公家
屏也丙子殿讀張公位及行補入講帷一日
上顧相君曰新講官二人尚未賜與大字相君
曰惟上乘暇揮洒一日內使濡墨以俟上
遂大書二幅賜位及臣行字畫比賜諸公
者稍大而老成莊勁又若勝前歲者蓋御齡

已十五矣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獻之內
閣又閣中蓮花早開相君并以獻上溫旨諭
荅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不知何故也得聞
白燕奏入馮璫使謂江陵曰主上冲年不可
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予曰白燕相君
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耶昔正德
時中官橫甚莫之敢指惟太監呂憲者以清謹
著聞甚惡其曹所為第不能極耳憲嘗鎮守河

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臺送憲約共為奏上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腊兔送酒中丞大愕問故憲笑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主歡乃吾輩所為公為方鎮大臣柰何獻兔中丞大慚憲濟南陽信人也

萬曆丙子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直起居史官六人分纂六曹章奏御門早朝起居史官立於螭頭之下駕出則扈從上

一日顧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夫曰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起居之設有益於君德如此惜其職不盡舉耳

丙子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 命講臣六人題詩扇繪花木鳥獸各書四柄六人者學士申公時行宮允何公洛文陳公經邦官贊許公國太史王公家屏張公位也

丙子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以賜相君四駿者 成祖用兵所乘也相君為題詠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檢 成祖騶虞手卷一

幅 賜相君相君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
臣皆有題詠翰墨甚精 賜內閣者一小卷仍
有一卷長數丈許鋪文華後殿僅乃竟卷此則
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
命講臣六人分賦學士申公時行宮諭何公洛
文各賦五幅官洗許公國宮允陳公思育翰撰
陳公于陞與行各賦四幅奏 上賜銀豆畫多
虫魚山水半無款識中有 宣廟御筆數幅精
絕特甚行所分者 宣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
遠馬麟山水及鶴鷄也

丁丑有在講筵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
也讀作入聲 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
曰當作勃字 上為之悚然而驚同列相頷失
色及考註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侍伴
讀俱依註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
而以為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此一字不足
深辨獨記江陵震主之威有叅乘之萌而不自

覺也

已卯 上在西城飲酒有 慈寧內侍二人在
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而怒取劍
將擊之為諸奄所勸而止乃割其髮翌日 太
后大怒遣人傳語閣臣江陵具狀切諫其詞甚
激有鬻拳之風且草罪已御札呈覽發行而
太后召 上長跽痛數其過至云天下大器豈
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云 太后令
馮璫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以此大懼

再踰年江陵遂死馮遂而張族矣此後 太后
憚 上威靈不復有所諭輔導諸臣亦不敢極
力匡維而初政漸不克終矣江陵自失臣禮自
取禍機敗在身家不足深論而於國家大政有
一壞而不可轉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過甚
則一發而潰不可收辟如張鼓急則易裂辟如
壅水決則多傷即以內使一事言之人主在深
宮之中以醖飽過誤斷一奄人之髮不為非過
而未至大失輔弼大臣付之不問則猶有憚而

改即欲規正亦當從容陳說使之自解何至假
 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
 怒忿志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為無復畏憚數
 年以來誅戮八宦者如刈草菅傷和損德無可救
 藥視一奄人之髮相去何如則持之太急故也
 嗟夫以善五四之而不知其陷於太過則不明於
 春秋之義也

萬曆庚辰古八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
 平四字試之不滅江陵以為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之不懌曰此偽也因考宋史紹興十六
 年慶州民家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
 乞付史館以飾和議之効古今詐飾徃徃暗合
 如此然江陵倘曾考宋事必不為此考武后時
 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
 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畧而
 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偽端江陵自處何如作此
 等兒戲將為昭德所笑矣而 聖明獨斷其詐
 尤古帝王所不能及也偶詢石上假字蓋以龜

尿書之入寸許即鑿去一層亦自不減術家戲法類能為之 上想知其故矣

本朝家法極嚴 人主在 母后前跪而白事

立而侍食不敢設座此在事親之禮自不為過

母后深居禁中即委喪植腹不與大臣相接

前代垂簾之制盡罷不設此在 母后自處亦

甚有禮然有一二太過臣下瞻視心竊不安者

萬曆甲申 上奉 兩宮同閱 山陵在 兩

宮輦前乘馬道引不由中道及山頂 御帳選

望 兩宮幄前 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

寧此亦失體 兩宮輦出 乘輿自當先行即

以前導為名亦不必避道 御帳獻茶 上可

退居別幄亦不必立侍使臣下望見也宋時明

肅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乘車先行魯宗

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冬至帝率群臣朝太后於內殿范仲淹上疏以

為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願與百官同

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世法

設使范魯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此矣而
一時公卿侍從倉皇望見不敢冒陳亦大闕典
也

後唐潞王卜相以姚凱盧文紀崔居儉才行互
有優劣不能自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
祝天以筮夾之此亦枚卜之意也世皆傳金甌
之覆以為美談而琉璃瓶事無引及者豈以五
代時事不足稱據耶萬曆中選擇尚主子弟三
人入見上親以其名呈太后太后置金

瓶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上即時以緋袍覆之
送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金綺罷出送順天
府庠此昔所目覩亦琉璃瓶之遺制爾

穀山筆塵卷之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迎鑿

天下之事有以機之所在有不可以理論而可
以勢解者此策士之所以勝也凡天下之事有
可為而不為者此其心必有所在而難於言拂
而語之千言口而不入探而操之一二語而有

餘此所謂機也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於迎淵聖而檜知之耳我英宗北狩羣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伯顏也先索人出迎至再三不報及送至都門竟無一介行李及於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知也其語諸大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及遣使入虜又命之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之

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惟有利害可陳耳設有戰國策士必將說之曰今不亟迎上皇虜日以上皇為名擁車駕於前行入居塞上攻剽城邑守邊將吏不敢北向發一矢又迫上皇傳旨索金犒虜邊臣何以予之一羊不迎一年不止是坐而自困也此其小也萬一上皇怨陛下不迎扈從諸臣有如喜寧輩進策擁胡騎數萬結一二邊將由甘肅寧夏而入直至咸陽復正位號布告天下東向而請命於太后

卷之三
二
陛下胡以處之周王以狄兵入有故事矣此其
遠者萬一邊鎮親王有為不軌之謀者以迎駕
為名稱兵塞上假托祖訓合從諸藩即其謀不
遂而朝廷固已多事矣惟有亟迎上皇奉入大
內則群謀自解禍難潛消陛下安枕九重之上
孰與懸口實於天下而陰受其害耶此言一出
奉迎之使立遣矣而在廷諸公不聞有言及此
者迺徒以君臣骨肉之說進宜其不入也何也
利害之念重必有甚於所慮者乃可入也

二

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普天
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
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吁亦忍矣
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
此然天下莫以為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
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其
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
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當時群臣奉迎

之請 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
後易儲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 憲廟亦未必
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
可不哀耶夫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設
也非為人臣權衡於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語
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敵人
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為私議於君臣之間可
以是為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卒以為口語
至使君父辱在旃廬坦然不問社稷為重君其

弁髦耶

藩封

高皇帝衆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
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粵不以封以其險
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如
雲南一省上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
守黔寧之烈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浹
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人心頗附漸有
扈之志如胡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一

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縱。唐之中葉。執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為護衛。使得統兵御吏。與國初諸王等。默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隸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母與內諸侯同。

其人以為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商長為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夷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北遁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則封以為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効耶。或曰。土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者也。寧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之絕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

則公孫不國於白帝尉陀不帝於南海矣或曰
 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竄耶此又
 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
 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造郡苦樂又
 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遷之
 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為迂恢
 之談人必笑以為狂且言千時禁動慮後患誰
 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策
 唐制諸王食邑不過千戶乃漢封小侯也公

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獨加至五千戶可謂
 侈矣 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而親王歲
 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國家分封諸王體貌甚重其後宗人蕃衍族屬
 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於是禮體日以
 衰薄故親王有不受方鎮之拜者有以刺書名
 與百吏為平交者有守臣傳呼而出郡王引車
 避之者有下邑令長入郡城不謁親王者皆非
 禮也新進書生不讀令甲萬一有舉祖訓以

摘者其何說之辭士君子立官行禮自有正道不在以虛文取勝博剛峻之名反自干法紀為識者所笑近見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即與親王爭禮取勝於揖讓之間以為不辱君命予嘗笑其迂蓋事有同形而異情者如出使敵國則折敵國之禮所以尊朝廷柰何以敵國外夷視親藩而與之爭勝天下一家自分藩籬此襲君之大者不辱何居

恩澤

古時將相大臣祿賜甚厚與今相去遠絕如漢時將相封侯皆有國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即如賜黃金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為黃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為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啻十百亦其特物力无溢公私給足與今不同也

漢臣賞賜如官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

筆塵
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
三萬侍中大夫各一萬千石六百石各一千虎
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此舊制也章帝寬仁賞
賜群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本朝三
大節止於賜鈔鈔法不行止為故事而已世
廟在西內賞賚入直大臣每每隆渥而方士法
官之流皆得橫賜為煩費耳今上即位歲特
大節閣臣講官多有金帛之賜而六卿以下皆
不得與然每節費數十萬則宮眷內臣皆仰給
歲時賞賚以自潤其勢不可已也較之前代費
亦畱矣

唐制文武朝臣五時賜衣皆以製成之衣賜之
也杜詩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又云賜分
雙管筆恩降五銖衣是矣又其時百官遷轉賜
緋皆出內府不知宋制如何本朝絕無此典
惟百官月俸有折絹之名而輔臣侍從間有匪
頒之賜亦內帑文綺非有成衣也新中進士國
子監給羅襪猶有古意

唐初二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筭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則佩筭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此則宋時魚袋之製也 本朝文武大臣扈從車駕則賜繡春刀擲瓢茄帶亦是此意但唐宋通服以為章彩今止以克賜近臣而不以為法服爾

唐賜彩十段為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若雜彩十段為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亦曰賜物十段 今制賜衣一襲為三匹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 本朝因之未能復古第舉喪禮一節兩漢時王公將相葬日天子御門望送魏晉哭於東堂六朝人主臨吊至唐宋猶有望送臨吊之禮 本朝惟 國初一二元勳有車駕親臨者自後無復此事惟是一品大臣輟朝一日 人主素服臨朝其後率從者便惟於歲終一日并行而已然賜葬賜祭頻繁優渥恐前代不能及也至於推恩三代一如見爵則尤千古曠絕之恩矣

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盡驩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闕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於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嫗和熙之氣遊於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慘慄迫慘無樂生之心此近於秋冬斂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熙皞之福哉

漢時每大有慶輒賜民爵一級不知其制何如唐時如劉知幾所陳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肆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象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可見當時賜爵之濫

然察其語意蓋見任庶官普加階級而不及平民與漢稍異宋時每遇郊赦普賜恩階所及雖多而時頗希濶與唐亦異然皆賞不酬功舉非論德名器大濫不足為榮 本朝無此法矣惟覃恩大應各與應得錫命以為恩典較之前代最為得體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伍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近世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吏不知者老老之仁蕩無存矣萬曆辛卯武林鍾化民巡按山東行部登萊海上會有養老之令詢訪二郡境內八十九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至繪為一圖中間至九十以上者幾十人為可謂奉行德意有三代之遺矣而時俗目為迂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國體

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但其體嚴耳宋時待下有禮然至於兵敗必誅賊罪必刑未有姑息

筆墨 卷之三
遷就以全體面者 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甚至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賊吏巨萬僅得罷官是吞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毫不假借反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

宮禁朝廷之容自當以壯麗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褻臨下之體宣和艮岳苑囿皆倣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為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識者以為不祥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做吳下之風以雅素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於貴官達人衣冠輿服上倣國容下明官守所謂昭其聲名文物以為執儀而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臯之致非盛時景象矣

唐莊宗苦禁中溽暑欲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此雖迎合之言其實兩京盛時公卿第舍有侈於洛州行宮者盛衰之迹此

其可見者也。因考漢唐以來將相大臣祿賜豐
瘠居處華盛類合王侯。下至宋元稍覺不及。及
我朝則益儉矣。勲臣世爵往頗繁華。近日窘
迫已極。惟親藩中貴猶覺華侈。文臣位至極品
一措大居耳。寓居都市下同齊民。元輔之居不
容旋馬。其他可知。此於士風甚雅。於國容則未
備也。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此則在彼。漢時離宮
別館至於百千。崇麗造天。宋元以來正衙之外

離宮甚稀。至於本朝則大內之宮亦止一二
而都城內外寺觀數十百所。金碧焜煌。畧如帝
居。則漢代離宮之盛化為佛土矣。前代公卿大
臣居處服食不減王侯。本朝即元勲大臣自
奉儉陋而親藩有土之貴。宮庭服用與人主相
埒。則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潢矣。夫人臣之盛
歸於天潢固其所也。人主之居化為佛土不亦
過哉。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諸路大使皆有進

奏院宋真宗時置朝集院於京師凡陞朝官到
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兵士隨直惟可至朝
堂省部不得他往此法亦善今入覲司府等官
皆自僦民居及考察坐棚類如拘囚殊非體面
若令一省自備公費各置一邸以待朝集之吏
亦大體也今上下相察密於鈎考而紀綱所在
視為不急未有不以予言為迂矣

大明門前府部對列棋盤天街百貨雲集乃向
離之景也往時五部升堂或至午列子在南宮

自悉廢時失事且示怠緩令以巳時升堂頗覺
嚴肅數日後偶求一書向部門書肆覓之則以
堂事早畢投文人散書肆隨之而撤予因悔曰
悞矣五部在天街之左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
至候謁未出則不免盤桓天街有所貿易故常
竟日喧囂歸市不絕若使俱以巳刻完事候者
皆散市肆無所交易亦皆早撤則日中之景反
覺寥濶非國門豐豫之景矣因嘆前人舉事皆
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時意見妄為更移且部堂

之政乃朝廷大体所關與有司法守不同亦不必慕勤敏之名失博大之體也因令所司投牒升堂一如故事云

儀司集進表包袱分送三堂供僦從之衣此古所謂集上書囊以為帷帳者雖未大傷然於大臣體面亦屬不雅若將此項留作三堂公用如出門中火及乘套書帙之費取足其中歲可得數十金亦頗是用祠司既無別項支費教坊編派勢不可已宜將各項名役盡為裁革留作寫

字名色遇內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備錙銖以應其索亦未為過惟以供億堂司則甚失體耳

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助軍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即後世言利之臣亦未嘗權筭及此者其可鄙亦甚矣而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役通州之餼程多取諸此此弊政之當革者也不但有司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

具以從此最不美之事當在部時屢欲裁革以請告匆匆未及設為章程第遇公出令所司別具資費給賞其人而已此在必所當革而別議公費可也後有賢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於禮教風俗銳意匡正前後所奏禁奢抑浮不下數疏一日言及倡優一種最傷風化欲建議通行天下盡為汰除予曰此恐不能為亦不必爾自古以來有此一類先王以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自

有一種邪汚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為穢濁所留矣先王救俗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問可也沈公以為然因止其事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宋之全盛與契丹為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本朝控制四夷皆為臣妾北虜之裔厥角受賞即其君

長不敢與邊臣抗違其他西域諸夷自稱奴婢
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帝霄壤乃近日一二小夷
梗化方外在 朝廷視之猶蚤蚩癘疥而當事
之臣不及遠稽前代論事建書稱引失體幾取
辜太之末以相比况非惟事機深合其於名
之體亦甚矣矣辱國之罪莫大 於此
嘗謂天下之事有不守膠柱鼓瑟者因特制宣在
人元庚午萬曆乙亥西域獻千里馬者之邸中
大器以部徽却之不為上秦時以為得

竊以為不然何也彼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
使之持去以為 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快快
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畧
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址邊為候騎可以示西域
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可以示址夷中國候聖有
西域寶馬也此於 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兩
益乃徒以漢文却馬事為比則迂矣千里馬乃
天方國所獻時儀部唐君鶴徵主會同館嘗邀
予輩數人往觀馬青驄色耳如竹蔑鹿頭鶴頸

不甚肥大而神駿權竒意態閑遠步之堦墀盤旋如風恨不見其一騁耳因憶李杜詩中所稱殆非虛語

唐時禁京城旬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而叫號凍餒充滿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公

卿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每逢呵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為美談此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也身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所闕廷之下流離叫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一錢以為私惠若里巷婦人之為者豈惟不知職掌亦非所以壯國容矣

山筆麈卷之三終

山筆麈卷之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相鑒

宋時宰相省閱進奏文書同列多不與聞熙寧
初唐介叅政謂首相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
不與知上或有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
常介之請公亮之從皆政體也朝廷防宰相之

專設叅知以為陪貳而不與省閱職守安在勢之所歸不免專擅有自来矣 本朝六部奏疏例皆三堂同署而謀畫源委左右二卿徃徃不得與聞惟奏牘已成吏衙紙尾請署二卿以形迹顧避亦不問所從至於銓曹進退人才頗關要秘甚或在廷已聞而兩堂不知惟太宰一人與選郎決之此非與衆共之之義也正卿與郎吏為密視同列如外人及有不當上心奉旨對狀左右二卿又難以不知為解是不使之與其

謀而使之同其譴也豈但政體有失亦非人情矣而極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內閣本揭署名體亦類此徃徃復有密揭則更無從與聞矣台衡之地遂樹荆榛可慨矣

首相之權自古為重賈似道當國葉夢鼎為右相有懇求恩澤者夢鼎以為可與似道以恩非已出罷省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上疏又為似道所阨乃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可謂不降志矣大抵次相之體取拱默為容

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異同相沿成俗牢不可破要皆叔季之風也令元凱岳牧集於一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失為和安取此瑣瑣形迹為也

宋王珪自政府至為首揆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有三奇相公之目傳笑史冊 本朝 恭陵在位淵嘿日久一日召見輔臣有所訪問猝不能對但叩頭呼萬歲而已當時目為萬歲閣老可作一對

貴溪夏公言以大禮得幸從都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遂至大用 世廟眷禮寵遇無所不至其後 上於宮中祈禱禁直大臣皆賜星冠夏不受 上大恨之即賜策免已而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右窺知 上意因留其字不除 上復過之而咲左右密語分宜分宜固恨夏不得已欲自為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也有詔徵詣闕下此至數使迎問於道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

卷之四
未有間也而事之甚謹至不敢與分席夏公性頗伉直見上委任無所顧忌視分宜如無也分宜益恨日夜求以中之會督府曾公銑建議請復河隍夏公喜事從中主之然上意頗憚不欲為分宜窺知之因以此中夏先賂左右為計伺上禱祠時即以曾公請兵疏上上固不快令夏公擬旨力贊其議又以上有事時奏之
上因問曰此事竟可成否左右皆曰萬歲不問奴不敢言曾見銑疏來與半朝大臣相顧駭愕以為召釁生事危可立待上色動以札密問分宜分宜密疏此事決不可成獨言力主之臣等實不與聞上怒遂逮銑下吏論死夏公亦以其故死西市也

分宜相嵩既殺貴溪逐諸城專任二十年獨華亭與之左右勢日不免會吳中有島寇華亭即卜宅豫章佯為避寇之計有司為之樹坊治第附籍江右又與世蕃結親江右士大夫皆講鄉曲之誼於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已而謀逐分

宜世蕃誅死即驚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徃徃號之為父其後

外省亦稍有効之者某某者其最也某某既以

父分宜故位至卿佐得上寵眷迺稍欲結知

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

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曰嵩有此方不奏

某某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某某問曰

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某某

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

者毋敢為某某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

某某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後世蕃乞哀世蕃憐

之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齧鯨一

日相君洗沐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

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某某不得入乃曲

賂左右伏於櫺軒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

皆在目中何少某某相君嘻曰阿奴負人那得

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相君色微和某某遽走

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

此乃趙
天筆

出其後竟不能免也蓋分宜所殺甚多大氏元
出門下而後棄去者此其人得罪深於不相知
足為奔走權門者之戒矣

雷禮

豐城有大司空才臣也其始因緣分宜得九列
壬戌萬歲宮災分宜請還大內 上甚不悅乃
稍屬意華亭分宜肺腑即有去事華亭者司空
其前茅也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嘆曰
近日少湖間承一二密札遽作驕腸何其不廣
此老夫二十年前光景也司空即大聲曰徐老

先生白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大詬曰
非吾里子耶何得為他人乃爾司空應聲曰某
官一品尚書柰何以語言辱我分宜罵曰尚書
誰所乞與敢為此態司空即走白華亭華亭密
奏狀 上札報曰嵩非詬禮乃詬卿也自是分
且日禮矣

分宜相在位權勢熏灼中外累脇家僮永年用
事公卿與之抗禮號為霍山先生得與霍山先
生一遊者自謂榮幸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

年游一見蒼頭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
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溲溺一僮兒見之即提
其耳大詬其人遜謝求解識者走視之則一
婢也又一監司求見胄子東樓世蕃者彷徨移
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為一通
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去之蒼頭即擲與鑄工
以示不屑其人駭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
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其所奉東樓父子者
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黠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
客即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
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釣客語客少頃又拂鼻
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笑以告所親蓋亦輕
之也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走住長安出入公
卿門下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
行者因薦之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

華亭以報道行道行即為紫姑語今日有奸臣
奏事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上即疑焉
或以告鄒御史應龍鄒以為奇貨恐有先之者
即遽上劾不及盡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
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分宜在位權寵震世華亭屈已事之凡可以結
歡求免者無所不用附籍結姻以固其好分宜
不喻也其後分宜寵衰華亭即擠而去之林御
史潤復奏世蕃怨望謀逆有旨籍沒其家

處以極刑分宜託華亭之客楊豫孫范惟丕者
居間求解以重賂進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公若
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華亭
心動欲為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
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命下世
蕃赴市矣二客幸於華亭意氣張甚知者意其
必有陰報已而楊至湖廣巡撫中丞謝罷夫人
為弟所殺楊又正弟於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
副使一子舉於鄉携一名妓址征死於舟中輿

筆塵 卷之四
尸而歸人以為嚴氏之報也又三十六年為萬曆丁酉嚴之孫貧甚往往嚇徐以寄貲為言徐氏弗應

華亭相其父故府吏也生兩子長者相公其次陟為少司空並以進士位至卿相可謂榮矣然其昆弟頗失歡積久成郗相公柄政少司空以南廷尉考績詣闕相君處之落落司空甚恨即上書告相公陰事其詞甚不可掃因自罷去相君遜政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相君亦不問

也

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畝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之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松江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於相邸相公召工傾金以七銖為一兩司農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鉅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積工計然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亦所謂聚歛之

臣也以大臣之義處之謂何如也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羽翼亦廣新鄭高公拱一入樞府即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政體即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知方甚孤又康言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為華亭解請日六卿棘寺下治中書行人外至潘臬無耻者凡二十八疏時上方嚮用新鄭

左右又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後見舉朝噉噉不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居正與新鄭厚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一語明日為中玄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即罷蓋江陵有力焉

隆慶己巳上特旨相內江趙公貞吉內江素豪直自用又為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新鄭而內監陳洪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

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罷歷下殷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江陵並相有詔不再卜云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為大度後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竒以博寵祿於是報吳之舉決矣廣平蔡國熙者故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為入室至是

攘臂請行至吳即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為奉常兩為尚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跳西湖避之平湖陸五臺光祖者亦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塵因往為華亭求解冀以門牆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為者皆為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為計奏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逐矣新鄭之入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

口既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用
用宋程之策間摘江陵之黨江陵不能平也已
會 今上即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
權使政歸內閣中官見之大恨一日內使奉
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
上意應新鄭即曰 上冲年安知調旨皆若曹
所為也吾且逐若曹矣中使入言狀馮璫大恐
新鄭又已令臺諫六人劾之馮璫又恐謀逐新
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即行視陵地往返三

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日有 旨召成國內閣六
部至會極門 宣諭新鄭以為臺諫疏行且法
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 宣諭何事即應
曰當是雙馬謂處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
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 詔新鄭以手仰
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
逐新鄭 旨也自是宮府一體同心若蘭矣
馮璫與陳洪有郤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
深與江陵相結及 上初政高以顧命自居目

無群璫馮愈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
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
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
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為高力解江陵意亦憐之
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
可誣亦稍解及高公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問
大臣乃不知面遂奏釋僕高公無恙也

新鄭既為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
搆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第中器

具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
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為之下泣以玉帶噐幣雜
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
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
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
為于荆上市一壽具庶得佳者盖示無他志也
萬曆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已
困臥不能起延入卧內相視而泣云是年新鄭
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

齎千金器物往獻江陵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庶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血典下矣

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君德夾持不為無益惟憑藉太后携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伸縮主上聖明雖在冲齡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摧

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為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二子及第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過耳

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矣宇文護為周太宰有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甚於贊拜不名矣頃者江陵柄國禮遇殊絕上而旨勅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即曰太師並不著其名氏此待宇文護之禮

也當此之時識者已為之寒心矣而群小翕翕
猶以為未至也假以歲月何所底止噫亦險矣
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重爵如
漢武帝遺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少不受封
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
矣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江陵遽逐中州
儵忽自貴官至極品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
之說以適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吏激怒目為誹謗

上遂震怒下吏問狀大

司寇王公崇古當之罰金

上不從令謫戍極

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召

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杖先生

何以不肯江陵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

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

人已知朝廷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

懷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江陵奏

曰先帝臨終親以

皇上付臣臣受

皇上

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書官持
本詣閣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是避怨江陵
復奏二臣皆臣所拔以事 皇上盡心為國決
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凡此皆臣之責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江陵奏曰此皆故套亦
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
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母無父此何謂
不欺江陵又申解一二 天顏乃霽二公竟無
一言二公者桂林呂公調陽蒲坂張公四維也

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
及應禎下獄江陵令錦衣余蔭偵送者以聞於
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岩李禎皆得謫去未
幾而劉御史臺疏至矣

丙子正月劉御史臺方按遼東具疏論劾江陵
而蒲坂武林亦在指中武林者冢宰張瀚也有
詔繫臺下吏 上使謂相君杖臺戍邊江陵上
疏論救奪官為庶人臺與應禎同邑人應禎以
三不足之說奏不過微文指斥而臺疏數千言

攻擊相君不遺餘力然應禎得禍甚於臺者禎
詞連袞職故得中以危法而臺直劾二相不涉
乘輿即上亦不甚欲竟之也然江陵恨臺甚
竟以法戍之使至於死○士夫相與顧平日踈
密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
好名之累也劉御史臺與予舊曾相處其出按
遼左亦曾分俸相遺及論江陵逮舍予策馬往
候同年故舊視者甚少惟習太史時甫在烏衣
曰時甫子女姻家不得不爾予亦若為往視可
謂好名予曰不然人若素昧平生即有今日之
名亦無因而交若平時有舊即冒不韙亦不得
絕此君原有徃返固不可畏咎而避亦不為慕
名而交也

萬曆丁丑江陵奔喪辭朝上御文華殿西室
江陵墨衰入見泣涕陳辭上亦為之拭淚一
時相傳以為古今寵遇而不知賈似道故事也
似道平時尊禮至於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
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乞歸人主涕泣

拜留至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畧相倣至稱太岳先生又過於徃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於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為懼不以為榮也

萬曆初政一日文華講退上頌輔臣問閣臣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書允至朝房問曰主上問尊公起居何緣受知允大恐即上疏自罷旋被內察蓋見上問及恐其

復用故排抑之如此然呂公事世廟上尚未生不知何以知其姓名此亦必有說矣因考宋史有一事相類學士皮龍榮嘗為東宮舊寮聖宗一日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謂所司誣劾謫竄飲藥以死權奸之專主先後一揆可嘆也

江陵剛復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為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石遠矣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徃請

江陵止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方江陵盛時士論洶洶以為必有異圖予獨策其不然自言奸雄欲盜人國未有不結人心者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此無他志可知也又諸子連舉鼎甲各列華要方且慕主組之華以為榮寵使其果有大志安用此為以此二事策其不然

小人諂態無所不至古今一揆蔡京在位其黨有薛昂者以京援引得至執政舉家為京避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已嘗誤及即自批其口諂至如此良可哀也江陵在位有朱御史者為入幕之客江陵卧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御史至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輔長吏例致牢餼即大驚罵曰不聞吾為相公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此又甚於昂矣嗟夫佞人也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上必為忠臣事其父母必為孝子而甘心若此人奴廁養不

足為汚矣

存七宋九即梁氏之秦宮霍家之馮子都也一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察者稱為兄弟一二人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邊帥武夫出其門下不啻平交矣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為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寵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為名不大烜赫耳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舍過我家

宋九適一邊帥遣使伺候元老先通阿九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舍即云煩兄通息于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諫官向吾輩求荐與邊帥遊大可咲也以此言之五之識過九七遠矣恨嘉靖間鶴山先生不及見後輩人品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韓侂胄生日群寮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遂僂僂而入及久之不遷見侂胄流涕乞憐不覺屈

滕遂得參政嘗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侍以為笑嘉靖中之嚴氏萬曆初之張氏公卿
輻輳其集蜂屯蟻慕由竇屈膝之事頗不乏人
不欲著其姓氏爾權勢之薰灼士風之萎靡不
亦可慨哉

近世一二名文章家虎視一代嘗讀其所為文
無論體格即識見志趣有大可姍咲者第舉一
事江陵相父七十朝紳各以文賀貢諛獻佞惟
力是視衆方屬目一二作者及見其文莫不絕

或稱嘉靖初年上帝南顧荆土將產異人以
相君寄之封君以稱相君為衆父封君為衆父
父衆父父者蒼蒼兮是也中間不典之詞大都類
此非其才不足利害之心勝也韓子論張旭草
書以為天下事無可動其中而後其書始精若
諸公者其有所動於中耶

萬曆甲辰長安二月七子之目萬曆辛卯長安有
八大之目皆持作入幕之賓也八犬事連山人
一獄實狀為一八人所賣別易一人以進其人不

甘上疏自白時人謂易大云

蓋亭之宜吳門之富過於江陵非盡

取之多也蘇松必賦之地易為經營江楚曠莽

之墟止知積聚爾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

星長在吳耶夫行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

何時定也

唐時宰相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以下尚

書不親也隆慶中鄭以首相兼太宰晨入內

閣已入吏部部疏擬票俱出一手是左右也

奕

新鄭之罷相道出某郡郡守某以其忤華亭也

故不為謁送留其行二日或問故曰此公得罪

朝廷義不當奉其後新鄭再相掌太宰辛未大

計郡守已至憲使新鄭於衆中數之其人大慚

聞者皆笑

萬曆甲戌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大

司空六公衡力又建玉女祠於涿以內帑二

千召司空以司空又爭內中滋不悅江陵故

荐南司空武林張公瀚為太宰司空以望當得

不能無快快式休八害之司空以甲戌六年滿
 七載考之則上林諫議之疏上矣江陵使謂
 馮璿 太后比石興造司空從旁格阻司空門
 下多客能撓內權馮璿主於中司空遂罷 太
 后又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請
 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斷之

河中太宰楊公_山既去當推太宰者大司空御
 史大夫已而_手會推首御史大夫次大司空
 次南司空明日 上御講幄呼相君問曰昨所

惟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 上曰置之張某
 何如對曰味_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善
 命下舉朝大駭不知所出蓋相君以御史大
 夫素_意不能左右大司空有才交遊多恐其難
 制不如踈遠者易指使耳其票云云者迹也

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葛嶺吏抱
 文書_沈呈署 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
 中堂吏_劉 宰執不與聞也此與江陵盛
 時大相似江 在疚三日不出閣吏以函

摭章奏就

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

生署

若徐爵以武校游七以

家奴與朝政

又不當瑩中應龍之比矣然

宋雖末葉猶能斬瑩中應龍以正法典而聖

明之朝乃不能明加典刑以法二豎而使之老

死獄中如息之攻何甚於宋乎

山筆塵卷之四終

相在朝中... 宋雖不集猶能朝... 明之朝乃不能期... 死獄中如息之... 何善於宋乎

山等座卷之四終

